

益都縣圖志

EX140.77

39

部140.16



外傳

自曹嶷以臨淄地平難守移青州於廣固未幾而龕王未幾而德帝果地利使然乎卒又旋歸夷滅何也唐宋二李一叛將一猾賊耳恃其強盛偃蹇朝命且敢奮螳臂以拒王師其可稍從末減者特未僭大號耳夫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古人之言明於著蔡又況旋興旋亡未興遽亡之地利又無足恃乎然其地面山負海扼全齊之背王靈稍戢輒啟戎心下至楊安兒唐賽兒之流亦往往據山險以爲窟穴一邑雖小而海岱之安危係焉邑中掌故之大無踰於此輯而述之守土者或有所考云

益都縣圖志

卷五十

外傳

段龕鮮卑人世服屬於慕容氏父蘭降於石虎丹閔之亂龕據陳留以叛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蕃於晉慕容儁旣誅丹氏建國曰燕以故樂陵太守朱禿爲青州刺史未至州龕襲儁將榮國於郎山敗之因遺儁書抗中表之儀非儁稱帝慕容儁段出也儁覽書怒晉穆帝永和十一年燕元璽四年冬十一月遣太原王慕容恪撫軍將軍陽鶩討之恪分遣諸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龕志趣龕弟熙驍勇有智謀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聽其濟河頓兵城下雖復乞降恐衆不聽王但固守熙請率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王可率大衆馳來追擊若其不捷遽請出降猶不失爲千戶侯也龕不從熙固請不已龕怒殺之

五年春正月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二百餘里龕率衆三萬來拒丙戌遇於濟水之南

濟舊作淄以晉書載記改

與戰大敗之遂執其

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人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龕脫走還城固守恪遂進圍之二月恪招撫段龕諸城皆來降先是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用兵之道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阻天險上下戮力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

中外兵不暫息吾每念之不覺忘寢奈何輕殘民命乎當持久以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間之人人咸悅於是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齊民爭運糧以餽燕軍龕嬰城自固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冬十月龕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先分騎屯諸門龕身自衝盪僅而入餘兵皆沒城中喪氣莫有固志乃遣其屬段蘊詣晉請救晉遣北中郎將荀羨將兵赴之次於瑯邪憚恪之強遷延不進十一月丙子恪克廣固龕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遂定齊地以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初朱禿禿與樂陵太守慕容鈞共治厭次鈞自恃宗室每陵侮禿禿不勝忿襲鈞殺之南奔段龕至是恪並執朱禿禿送薊留鎮南將軍慕容塵鎮

廣固恪振旅而還荀羨聞龕已敗退還下邳明年夏六月慕容儁殺段龕坑其徒三千餘人

以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及晉書載記修

慕容德字元明鮮卑人也祖廙追諡武宣皇帝父皝追諡文明皇帝德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方妊夢日入其臍中晉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異額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羣史性清慎多才藝以兄儁元璽初封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改封范陽王入爲魏尹加散騎常侍太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爲人臣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得見殿下升天耳德曰若如公言不敢忘

益都縣圖志

卷五十一

外傳

三

報德兄垂甚器異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垂奔符堅德坐與垂善免官秦滅燕徙於長安垂稱尊號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叅斷政事久之遷司徒垂臨終敕太子寶以鄴城委德寶嗣位拜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都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及魏師入中山寶出奔於薊開封公詳又僭稱僞號於是羣臣議以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卽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寶尋進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公侯牧守皆聽封拜兄子趙王麟自藏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

沒魏必乘勝攻鄴鄴雖糧儲素積然城大難固且人情恇懼不可以戰宜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阻河自守伺釁而動計之上也會兄子魯陽王和亦遣使勸德南徙德乃許之隆安二年春正月德率衆四萬三千戶車二萬七千乘將徙滑臺遇風船沒魏兵垂至衆心惶懼議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夕流澌冰合遂於夜中南渡旦魏兵至而冰消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其狀如璽趙王麟等上尊號於是德用兄垂故事改永康三年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署置百官拜趙王麟爲司空領尙書令南海王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尙書左僕射丁通爲尙書右僕射自餘封授有差二年春

三月秦苻登旣爲姚興所滅其弟廣帥部落來降德拜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攻破北地王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土無十城衆不過萬鍾旣敗走反側之徒多去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率衆討廣斬之先是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召德奉迎後見采樵者言德已攝位稱制懼而北奔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寶和不從及德討廣辯又勸和反和又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尙書和跋率輕騎自鄴赴之辯開門納跋時將士家屬悉在城內德聞之遣三千騎攻跋敗績陳穎之民多附於魏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屬二萬餘口自滑臺

出奔於德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符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依計將安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張華勸取彭城北地王鍾等勸攻滑臺尙書潘聰進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非帝王之居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嶮今雖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豪傑蓄志以俟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城者曹疑之所營山形嶮峻足爲帝王之都辟閭渾昔爲燕臣後負國恩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彼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服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旣據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釁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齊州沙門僧朗

素善占候德因使牙門蘇撫訪其所適朗報曰敬覽三策潘尙書之議可謂興邦之策矣且今歲之初彗星起於奎婁遂埽虛危彗者除舊更新之象奎婁爲魯之分野虛危爲齊之分野宜先定兗州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不敢言以吉還報德大悅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入薛城兗州北鄙諸郡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秋八月德遣使諭幽州刺史齊郡太守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遣北地王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瑯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戶自瑯邪引兵而北迎者四萬餘人以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

進克莒城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因艱啟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得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邱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師討步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異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桓突騎三

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魏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首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率千餘人戍薄荀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遣子來降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剛追斬於莒城渾少子道秀自詣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德遂入廣固以隆安四年春正月癸酉卽皇帝位於南郊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建平又詔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爲二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更名備德叙賞其下有差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遣度支尙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餘人爲太學生每月朔親臨試之二年冬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譙於延賢殿酒酣笑謂羣臣曰朕雖薄德已南面而朝諸侯可方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主少康光武之傳也備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節

對非實故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三年春三月備德入齊城登營邱望見晏嬰冢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備德悅之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祀以太牢譙庶老於申池北登社首山

案社首山當卽水經注淄水篇之杜山隋書地理志臨淄有社山無杜山社山卽社首山也

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悽然有終焉之志

遂問謨以齊之山川邱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
備德深嘉之拜尙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
軍國之資四年春三月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
凶問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動經旬餘幾於不振司隸校
尉慕容達因之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
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備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
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達奔魏初備德
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以避課役尙
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
爲鴟鴞之林二京社稷鞠爲邱墟四祖園陵藜而不守豈非
義夫憤憾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

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
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
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保
甯於營邱難以經措於秦越今羣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
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
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
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熏燒
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
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
軍國兵資之用備德從之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率騎三千
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尙書

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
擾害備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讌登高遠矚顧謂尙
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滔于鄒
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
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荒
草殞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昔武王封比
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
二王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甯不銜荷矣先是桓元將行
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
將軍劉敬宣甯朔將軍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
奔於備德秋九月高雅之等表請伐桓元曰縱未能廓清吳
益都縣圖志

卷五十

外傳

九

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疏曰夫帝王之道
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宏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
則英武之志不伸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
難七載於茲桓元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
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
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
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
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
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強秦北抗大魏拓境
開疆保甯社稷正在今日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
元更修德政遐邇旣甯物無異望豈惟建康難屠江北亦不

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何及惟陛下覽之
備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
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
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
人思自奮繕甲俟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埽除逋孽然
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
戈耳其令公卿詳議之咸以桓元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
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鐵騎五萬三千匹車一萬七千
乘周互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備德登高望之
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
名流千載卿等旣知報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頽

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
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五年春三月備德以劉軌爲司空甚寵
任之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遂與高雅之結
青州大姓謀殺備德推司馬休之爲主克日垂發雅之欲邀
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吾觀其有安齊之志必不動不可
告也雅之以爲不然卒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洩乃相與殺軌
南奔雅之爲追騎所執殺之敬宣與休之至淮泗間遂歸劉
裕備德聞桓元敗乃以桂陽王鎮爲前將軍北地王鍾爲大
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克期欲取江南會備德寢疾於
是罷兵先是備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超變姓名逃歸行至
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南海王法法曰昔漢有

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乃不禮之備德聞超至大喜六年夏四月遣騎三百出迎及至封爲北海王拜侍中

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秋九月汝水忽竭

案水經注作女水云水甚有神化隆

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備德甚惡之冬十一月備德寢疾北海王超請禱

之備德曰人主之命長短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不許是夜備德夢其父皝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觀此夢意吾將死矣戊午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皇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竄越失位備德輿輦還宮至夜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子爲人後者人爵二級乃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託以汝死無所恨舉目視公主

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呼曰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是夕薨於顯安殿卽晉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在帝位六年乃爲十餘柩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陵僞謚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慕容超字祖明備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符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氏就弟備德家於張掖備德從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後與燕王垂起兵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以懷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備德免之竊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

年十歲而公孫氏病臨死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
鄴都吾朽骨將沒相見理絕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當以此
刀還汝叔父也呼延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秦
超又隨涼州民徙於長安未幾平卒超號慟經旬超母謂之
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平
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
以諸父在東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於市秦人賤之惟
東平公姚紹見而異焉言於姚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
眞狂願微加爵祿以羈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故爲
謬對或問而不答興大鄙之因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
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

相西至長安賣卜於路超行而見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
超乃內斷於心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吳辯潛往
視之辯因宗正謙以告超超不敢告母妻潛變姓名自稱張
伏生與謙俱歸二十日始達梁父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
祖母臨終之言備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采
秀發容止可觀姿器魁傑有類備德備德甚加禮遇始名之
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吏妙
選時賢爲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乃爲超起第於萬春
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備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
下土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美焉未幾立爲太子備德旣死
超遂以晉義熙元年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太上尊備德后

段氏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南海王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桂陽王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尙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樂浪王惠爲司徒潘聰爲左光祿大夫段宏爲右光祿大夫封嵩爲尙書左僕射濟陽王凝爲右僕射自餘拜授有差超復引公孫五樓任爲心腹乃其所親信也備德故大臣段宏及北地王鍾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乃以宏爲徐州刺史鍾爲青州牧以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叅政事太尉封孚言於超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叅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忌鍾等權益都縣圖志

昱等攻段宏於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法於兗州昱等攻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城塞

案載記作石塞城

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士振懼人懷異議凝將謀

殺韓範襲擊廣固範潛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并將其衆進攻梁父克之凝出奔秦法出奔魏桂陽王鎮攻拔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與高郡公始單馬奔秦於是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朝野失望百姓苦之僕射韓諱切諫不納冬十月太尉封孚卒超欲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道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

益都縣圖志

卷五十

外傳

古

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尙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尙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條律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旣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幾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自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罷

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三年秋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質至是使愷請焉秦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使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俗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不如掠吳口與之尙書張華曰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旣能往彼亦能來兵運益都縣圖志

義尚謙冲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垂慈愍之心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曰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乘間逞說興乃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時濟陽王凝自梁父奔秦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尙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益都縣圖志

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謝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十一月發長安宗正元先馳反命超大悅親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四年春正月大赦境內追尊父納爲穆皇帝立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於南郊柴燎爛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超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邱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行宮羽儀帷幄盡皆壞裂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綏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煩多事役殷苦之所致也超懼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是歲廣固地震天益都縣圖志

將軍興樂公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桂陽王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無乃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尙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尙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尙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南陽執太守趙光俘掠男女千餘人而還夏四月晉丞相劉裕率舟師北伐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所過築城留守或謂裕曰燕人若嚴守大峴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無所資糧不惟無功何能自反裕曰不然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略不及遠旣幸其勝且愛其穀

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師一入峴吾何患焉敢爲諸軍保之超聞有晉師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拒師之策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與爭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救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寇至無資堅壁清野以俟其釁彼僞軍深入士卒無食求戰不得旬日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以卒芟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

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鐵騎衝之此成禽耳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太尉桂陽王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安成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禽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旣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城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精銳以待之劉裕過大益都縣圖志

兵奮擊暉衆大敗裕軍斬暉等大將十餘人超奔還廣固裕軍乘勝逐北直至廣固丙子克大城超徙郭內人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穿塹三重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六月超使尙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陽王鎮進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於羣臣曰朕嗣守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急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離心士卒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散卒還者尙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賊如其不濟死

救城內莫不失色裕圍城益急超引伏弩射之裕軍少退左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所執令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遺裕書請爲藩臣割大峴以南地爲界並獻馬千匹以通和好不聽八月封融詣裕軍降九月尙書張俊自秦還亦降於裕因說裕曰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範旣時望又與姚興相暱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甘言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且遺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將軍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會姚興爲勃勃所敗追強還兵韓範歎曰天滅燕矣會得裕書遂降於裕翼日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駭無復固志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益都縣圖志

卷五十

外傳

三

口城當自陷石虎從之而疑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圍段龕十旬不拔塞口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宜加修築裕從其言塞之超及城內男女悉患脚弱病者大半

齊乘曰此緣城閉日久氣鬱不通自然生病自古兵革間多有之裕不學

故爲元文所誑耳案通鑿云城久閉男女病脚弱者大半亦不取塞五龍口之說

出降相繼超輦而

登城尙書悅壽說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外援絕望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麻運有終堯舜避位轉禍爲福聖達所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甯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於是張綱爲裕造攻具超大怒懸其母於城上支解之丁亥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

四面急攻之廣固鬼夜哭不止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悅壽開門納晉軍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奔爲追軍所執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老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没人家口萬餘以妻女爲軍賞夷其城隍獲生口萬餘馬二千匹送超詣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韓範後爲劉穆之所惡譖於裕被殺始德以晉安帝隆安四年歲在庚子僭號居齊至超二

世以晉義熙六年歲在庚戌為劉裕所滅凡十一年國以十六

及晉書載記修封孚字處道渤海蓀人也祖俊振威將軍

父放吏部尚書皆顯名於燕世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

之稱仕垂散騎常侍轉留臺尚書及寶僭立累遷吏部尚書

蘭汗之亂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遂出

降德曰孤得青州不以為喜喜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

謀雖位任崇重而謙虛博納深得大臣之體超既嗣位政出

權嬖盤於游畋多違舊章軌憲日敝殘虐滋甚孚屢與韓諱

盡言匡救超不能納後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孚曰

桀紂之主超太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

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

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特優容之太上二年卒於家時

年七十一追贈太師諡曰文穆其所著文章多傳於世韓諱

嵩渤海人也仕備德為左司馬遷尚書左僕射德又以韓諱

為尚書右僕射時嵩諱年並三十四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

諱弟軌為北中郎將德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至殿方謝

德頤曰所謂羅二龍於長衢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超初

嗣位大旱太后段氏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教殷丹下車訪問

民間疾苦丹嘗具陳孝婦不當死以致亢旱當誅姑女改葬

孝婦丹如其言應時雨注後超信任姦邪南海王法等謀反

征南司馬卜珍言於超曰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奸

益都縣圖志卷五十一外傳

超收嵩下獄車裂於東門之外杜宏平原人也仕德為從

事中郎先是德母及兄納皆在長安德遣宏如長安存問消

息宏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勅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

效但臣父雄今年踰六十未霑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

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宏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德曰

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宏為

君求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君內實忠孝何罪之有乃以雄

為平原令宏至張掖為賊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龐世不知何處人仕德為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刻人咸懼

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為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麟麟泥丸

之日無弔賓弔賓不至何所因由性苛刻寡所親張恂清

河東武城人也仕慕容氏散騎常侍父恂為儁尚書右僕射

恂隨德南渡因家於齊郡之臨淄後歸仕魏劉昶本平原

人也世仕慕容氏昶從德南渡河因家於北海之都昌縣子

奉伯為超東牟令後歸劉裕為北海太守傅融本清河人

六世祖也超東牟令後歸劉裕為北海太守傅融本清河人

磐陽為鄉里所重性豪爽不拘小節尤善屬文徙渡河遂家於

襄平人也仕寶至中書監與子後智等隨德南徙渡河居於

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王牢太原祁人也高

祖宏河東太守縣竹侯牢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隨德南渡

居青州因以家焉張幸清河東武城人也仕超東牟太守

後率戶歸魏王景暉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初同魯在秦

魯遣暉隨德使劉藻獻玉璽於德遂留仕德後著南燕錄六
卷行於世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少有才慧善書史能
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
被殺慕容氏寡居歸將改適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
我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
同死豈復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逼我改嫁我若
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刻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
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
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死後當理
我於段氏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
葬男女覩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日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
熾聞輓歌之聲慟絕良久以上並見十六國春秋援僑寓
錄之例備

